

古今名人趣話

· 蔣星煜 ·



古今名人趣话

蒋 星 煜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此集共收随笔四十一篇。作者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生动的语言，走笔古今，撰述了许多古今名人、名伶的轶闻趣事，且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也提出了为读者、文化知识界所感兴趣的问题。

古今名人趣话

蒋星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2 插页2 字数106,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 000

书号：10151·800

定价：0.85元

目 录

楚霸王与虞姬·····	1
刘玄德和孙尚香·····	14
旧剧中诸葛亮夫人的形象·····	18
杨贵妃吃荔枝·····	21
杨贵妃的艺术形象·····	25
《丝路花雨》与唐代风貌·····	30
《三夫人》中的岳飞夫人·····	36
《孙安动本》的历史题材和艺术处理·····	38
陈妙常是道姑还是尼姑·····	44
为蒲松龄造像·····	46
苏州评话与弹词·····	51
和马少波同志谈《正气歌》·····	53
关于吴晗同志给我的那封信·····	59
寻其吐属 如获美剑·····	65
万贯家财变成了满屋雕版·····	71
散文家张岱的戏曲造诣·····	76
张熙和连台本戏·····	80
柳敬亭之谜·····	85

报坛耆宿魏克明	88
陪程十发“拉洋片”记	91
曲海宗师赵景深	95
《一个明星的遭遇》和周璇	98
周信芳的史学修养	102
孙泰的奇遇	106
李世民论“水性”	110
苏东坡吃山芋	112
北宋的登闻鼓院与陈东	117
岳坟铁像的历史	121
“疯”僧与济“癫”僧	125
演秦桧的角色被打是常事	129
历史文献中关于“清官”的提法	132
中国古代的相扑与乔相扑	136
日本相扑力士的传记	142
诗歌和古典戏剧里的宝剑	145
舞裙与舞袖	150
词的标题的演变	152
贬官与旅游文学	154
关于“随笔”的随笔	156
剧种名和艺人名奇谈	163
上海与下海	170
丁香在中国	172

楚霸王与虞姬

关于楚霸王的戏虽然不多，也不算少，自从梅兰芳《霸王别姬》的演出获得成功之后，即便象《鸿门宴》这样热闹紧凑的戏，也很难和《霸王别姬》相抗争了。

一九七九以后的三年之中，舞剧、芭蕾舞剧、歌舞剧也都演出了《霸王别姬》或《霸王之死》，个别的编舞和演员曾同我谈论了有关历史资料的某些问题，我的意见主要可以归纳成几点。

楚霸王的艺术形象不宜过于粗鲁。完全从穷兵黩武的概念去理解“霸”字，也不一定全面。因为在两千多年之前，这个字的涵义和今天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今天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的西霸天、南霸天等反面人物，都是最凶暴的地主恶霸，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也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决不能用类似的感情去理解西楚霸王项羽。这一称号，

是他自己封的，并不是别人用以贬称他的。

先秦之际，霸业和王业原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礼记·经解》才说：“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春秋战国这数百年间，那些想凭三寸不烂之舌取得卿相高位的游说之士，拜见诸侯之时，总会提出某些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针，然后声称，如果能照此而行，那末“霸业可成”或“王业可致”。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宋襄公这五个诸侯先后称霸于东周，在一定程度上凭藉了武力，但单靠武力要挟天子而号令天下，也有困难。

考诸历史，项羽决非第一个霸王，在项羽之前，已经出现过了。《史记·勾践世家》就有“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的记载。究竟别人称他还是自称，语焉不详，并非贬称则是清楚的。

我们当然也不能说“霸王”就意味着温文儒雅了。这“越兵横行于江淮东”也是称作“霸王”的一个必备的条件或资格吧！而项羽呢？他在攻下咸阳、火烧阿房宫之后，又想东归了。有人对他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他竟然没有采纳，似乎不想称霸。到了后来，他才又分封诸王，然后又自称为西楚霸王。看来他对称霸的兴趣是先淡后浓。

项羽虽然学书学剑都没有学成，在他伯父项籍教诲之下，学过一点兵法是事实。他起兵之初十分顺利，也不完全是他“力拔山兮”的气力可以解决问题的。《史记·项羽本纪》说他“才气过人”，显然不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项羽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是用了夸张手法的文学语言，但是力能举鼎却见诸史册的，也就很不容易了。这鼎恐怕至少有三四百斤之重吧！

他的一生是好景不常的短促的一生，公元前232年呱呱堕地，公元前202年逝世，一共才活了三十三岁。他二十四岁随叔父项梁起兵，仅仅花了六年时间，在许多重大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把秦朝灭掉了。应该承认他对战略战术也不见得一无所知，他的风度仍旧有英俊潇洒的一面；不是满面络腮胡子的草包。

项羽身材是魁梧的，确实不矮。《史记》说他身长“八尺余”。《汉书》说他身长“八尺二”。按市尺折算，岂不要达二公尺四十以上？其实，那时的尺小于现在的市尺很多。天津市于一九八〇年发现了一把汉代铜尺，中国新闻社还为此专门发了报导，说以此铜尺为标准而折算的话，项羽的“八尺二寸”，只能折合成六尺略少些，还不及现在运动场上的某些运动名将的身材高大呢！

他没有为我们留下一些文艺作品，只有《垓下歌》，气势是悲壮的。并不比刘邦的《大风歌》逊色。

二

项羽转战天下，有一位姓虞的美人一直追随于左右；到项羽在垓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时，虞美人仍旧和他厮守在一起。可以说是他共生死同患难的伴侣。此外，项羽有名马一匹，许多重大的战役中，也是立了赫赫功勋的。

当时，项羽对虞美人和那匹战马，都有着一种难舍难分的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垓下歌》中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在歌中，项羽已经把日暮途穷、悲观绝望的情绪，毫不掩饰地反映了出来，否则的话，象他这样极度自信、从不认输的人物，怎么可能向虞美人去慨叹“奈若何”呢？该怎么办？他应该自己拿出主意的。

《史记·项羽本纪》只说到虞美人后来也唱歌相和，项羽听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周围的人也为之悲泣不已。司马迁没有记录虞美人的歌词，据后人的《楚汉春秋》说，是这样四句：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看来虞美人只是一个统帅的家属，她既没有任何职务，当然也没有参与政略、战略的制定，也没有立什么战功，但她对照料项羽的生活是有贡献的。她的表态很坚决，如果项羽没有勇气再战斗下去，或项羽在最后的决战中丧生，她虞美人一定不会苟安偷生。她愿意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

按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所谓本纪，原来是为刘邦及其后来诸帝立的。败于刘邦之手未能统一中国的项羽，

本来只能在列传中占有一定篇幅，司马迁仍将项羽的传略列为本纪，可以说是十分优渥的破格的待遇。根据“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古代历史学家的惯例，甚至也可以将项羽的传记，立于所有传记之后，并明确其对刘邦不肯俯首称臣的抗拒王命的身分。司马迁当然并没有这样做。但是，他对虞美人的记载，却远没有象对吕后那样详细，她的生平如何？究竟为何自刎？都没有说清楚。这对历史学家和戏曲作家都带来了不少困难。

《括地志》说：“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塚也。”此说，居然没有能找到六朝以来任何一部著名文献作为佐证，可见当时人们也不是最重视的。既无原来的碑碣可以辨识，只能依靠父老们的口头传说了。论位置，离开听到四面楚歌的垓下不算太远，离开后来项羽自刎的乌江也在一条路线之上，是有可能死在这里的。

至于虞姬这一称谓，不能说是类乎后、妃的尊称。封建时代的贵族官僚，也把自己的侍妾称之为“姬”的。称之为虞姬，和虞美人也并无二致。

关于虞美人，我想说明两点：

项羽在火烧阿房宫之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句话很含混。但肯定把大部分珍宝、妇女都分给了文官武将作为奖赏了。他自己恐怕也得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虞美人始终“常幸从”，可见他们之间的爱情倒是经得起考验的。虞美人对于项羽是忠实的。再说虞美人是否真的

美呢？司马迁也无任何记载，她的容颜恐怕不会十分丑陋，但“美人”二字实际上是万不得已而用的称谓，非后妃，称什么都不妥当，于是才称之为美人吧！很象是一种泛称。

说虞姬是巾帼英雄，我感到仍旧值得商榷。因为她只是跟随项羽于戎马生活之中，她本人既无军职，也无任何战功，和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是不能类比的。

即使虞姬真的能舞剑，也说不上是巾帼英雄。姑且不去追索历史的记载，就按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而言也只能说明她对项羽的爱情是坚贞的。我们一般所谓的巾帼英雄，内容要丰富得多，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也更具体些。明代沈采所写的传奇《千金记》，也接触到了这个故事，《楚歌》、《解散》和《别姬》三出中，都没有虞姬舞剑的场面，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对。即以京剧《霸王别姬》的舞剑而论，那是为了替项羽解愁消闷的，是一种文娱活动，既非冲锋陷阵，连操练也谈不上。单凭这一点，把虞姬理解成巾帼英雄，根据仍旧是不充分的。

英雄和美人的生离死别的情节，自古以来人们就对之感到兴趣的，所以唐代教坊就演出了大曲《虞美人》，可惜今已失传，其人物造型、音乐、舞蹈已无资料可寻。但是词牌、曲牌的《虞美人》和唐代教坊大曲《虞美人》有某些渊源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现在某些戏曲、曲艺中，有《虞美情》曲牌，是由《虞美人》讹传而来，也是可以肯定的。

三

元人杂剧有张时起的《霸王垓下别虞姬》，这个本子未见流传，赵景深先生对《千金记》所用的曲牌和元杂剧之间的传承关系，作了细密的比勘，发现了套用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的曲牌颇多。这主要是由于《千金记》所写以韩信为主，借用套用都比较方便。沈采是否看到过现已失传的张时起的本子，已无从得知，但用《别姬》为出名，恐怕是受张时起剧名的影响。

我在前面已说过《千金记》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是韩信，或者说是功成名就的英雄是韩信，项羽则是兵败身亡的英雄，其初意恐怕是用来衬托韩信的。沈采在创作上的优点是不守陈规，缺点是主脑不清楚，在项羽和虞姬身上花的篇幅过多了一些。以致《中国近世戏曲史》的作者青木正儿对之也有意见，认为究竟写韩信写项羽主次之分不明显，有着两家门的缺陷。但以明代而论，这一题材的作品也不算多，《千金记》则是影响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一般古典剧种中，武将出场的装束舞蹈被称之为“起霸”，甚至还有“起半个霸”之说。出处何在？恐怕也就在《千金记》的第四出《励兵》。昆曲演《励兵》一出时即名《起霸》。后来，人们把此剧项羽出场时的装束舞蹈也叫“起霸”，其含义都是指楚霸王项羽的起兵。流传到后来，又把所有的武将的装束舞蹈统称为“起霸”，和原来的涵义已经不相同了。

传奇中的角色分行有利也有弊。项羽和萧何、韩信相对比，自然不免粗鲁一点，浮躁一点，用净角扮，难免给人以不太文雅的感觉。

《千金记》的《别姬》一出，没有写好项羽和虞姬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下面一段对话就是例证：

项 羽——美人！我死也罢！只是舍不得你，你到那里去？

虞 姬——大王倘有不幸，奴家岂肯存着异心！？

沈采把项羽和虞姬庸俗化了。尤其对于虞姬，《楚汉春秋》所记载的“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既含蓄而颇有诗意，经过沈采这样改绎以后，项羽就变成临危之际还担心虞姬会落于他人之手的心胸很仄的人，对虞姬的爱情并无深切感受的人。虞姬的回答，也算是对项羽的一种表态，情操就更低下了。双方情趣都不高，这一悲剧也就得不到人们应有的惋惜和同情。

昆曲还把《千金记》的《问津》、《灭项》两出合并成《跌霸》一出演唱，这就告别了我们当初《起霸》的命名意图。实际上与装束舞蹈一无关系，而是说项羽崛起了。开始创业的意思。

四

自从梅兰芳把《霸王别姬》演红以后，戏的主角不知不

觉地以虞姬为主了，项羽逐渐退居第二位了。不管什么名角扮演楚霸王项羽，虞姬自刎而死以后，总觉得已经没有多少戏了。

《霸王别姬》中的舞剑虽然略有勉强，但剧本为虞姬的死找到了根据，这根据也不是闭门造车地想出来的，而是从史料本身领悟和分析出来的，很具有说服力。项羽看到四下里重兵团团围住，要求虞姬随他杀出重围。项羽对虞姬的爱是深沉的；虞姬当然很爱项羽，决不会在这危急之际弃项羽而去，但她对项羽的事业看得很重，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她顾虑项羽既要突围，又要保护身边的爱姬，困难极大。她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项羽的累赘了，所以才有自刎的想法。她回答项羽的话非常明确干脆：

哎呀！大王啊！妾身岂肯牵累大王。此番出兵，倘有不利，且退往江东，再图后举。愿以大王腰间宝剑，自刎君前，免得挂念妾身哪！

她之所以死，是为了有利于项羽的再战，希望项羽能轻装退往江东，然后卷土重来。比《千金记》的处理高明得多，项羽和虞姬的艺术形象也都比《千金记》中的可爱。

《霸王别姬》中梅兰芳舞剑的技艺是高明的，象这样多才多艺的表演艺术家是罕见的。但是，我又觉得剧中的舞剑有些勉强。这里从剧情发展的角度可以谈一谈。

在此时此刻，虞姬如果有什么化险为夷的妙计，项羽当然会倾听的。而虞姬“歌舞一回，聊以解忧”是不可能的，

那时候兵危势促，每一分钟都十分可贵，项羽不是一般的胸襟不舒畅，而是身居险境如何摆脱的问题，千钧一发，他不可能有时间来欣赏虞姬的歌舞；如果虞姬对项羽是知心之人，有所理解，也断乎不会在此时此刻要表演歌舞给他看。

退一步说，即使项羽在强自镇定，在苦思冥想出路时，愿意再欣赏一回虞姬的歌舞，那么表演的内容也可以研究，刀光剑影已经够紧张了，人喊马嘶已经够惊恐了，再舞剑一番，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舞剑所用的那个曲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夜深沉》，很值得研究。现在《梅兰芳剧本选集》上也注明“《夜深沉》牌子”，这就有商榷余地。因为这本是弋阳腔的曲牌，或者说是乱弹所用的曲牌，用在昆曲的《思凡》之中，小尼姑也唱这个曲牌，开头的四句是“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听众不知曲牌名称，就用第一句“夜深沉”作代号了。这当然不能要梅兰芳负责，我们理论工作者，尤其此书的编辑者、校订者是应该加以改正，或至少作些注释说明的。

《风吹荷叶煞》这个曲牌，《思凡》用了，《霸王别姬》用了，京剧《打鼓骂曹》也用了，所烘托的气氛不完全相同，基本的旋律和节奏当然是一致的，个别地方似乎也略有出入。

京剧《霸王别姬》，由于梅兰芳精湛的演技和他剑舞的不同凡响，成了舞台经久不衰的名剧，也曾多年到国外演

出，被认为是一出气氛强烈的悲剧。

人们从《史记·项羽本纪》得到了关于项羽和虞姬的历史知识，也从《霸王别姬》的演出中获得了项羽和虞姬的艺术形象的印象，应该说两者还是相当统一的。

舞蹈界编演《霸王别姬》和《霸王之死》，在艺术结构和表演上也都对京剧有所借鉴和吸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五

在司马迁笔下，对项羽的功过都作了相当客观的记载和评价，在有声有色地描绘了项羽连战皆捷的战绩的同时，也写了项羽到处屠杀纵火。这只能使人感到畏惧，而缺乏可爱可亲之处。

关于鸿门宴，根据当时皇位谁属尚在未定之天的实际，项羽应该听从范增之计而将刘邦除掉；项羽却又麻痹大意，放走了刘邦。当然，刘邦在项羽心目中还不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或者项羽认为此时杀却刘邦，算不得英雄，怕被天下人耻笑。不论其思想活动如何，放走刘邦确是大错特错了。司马迁笔下，范增为之长叹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始终认为刘邦是项羽的大患，而项羽竟掉以轻心，所以范增认为项羽此人不足与谋，并且已经肯定了项羽的必然失败了。

对于虞姬的死，对于项羽的死，对于他们二人缠绵悱恻的诀别，司马迁显露了光彩夺目的才华，写来可歌可泣，这为后来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虞姬自刎身死以后，项羽还强自振作，勉强把残局撑持了一下，从垓下杀出重围到了乌江，但汉兵追逐而至，他仍在重围之中。亭长也曾劝告他退过江去，徐图再举，项羽因为带出来的八千子弟兵先后伤亡殆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因此就自刎在乌江了。他的失败咎由自取，但死得壮烈，既未屈膝求生，也未有任何失态之处。两千年来，人们对他的壮烈之死，还是认为颇有英雄气概的。词人李清照写道：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了。

从《千金记》到京剧《霸王别姬》，尤其是后者，我总觉得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司马迁对项羽的总的批判是“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对于项羽的临死而仍无悔悟，看不到自己的致命伤，居然自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用了“岂不谬哉”四个字来批判项羽的自我叹息，也同时是对项羽整个一生言行的总的批判。

现在的戏曲作品，集中地写项羽和虞姬的诀别，无可厚非，但由此却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项羽的刚愎自用的批判，似乎真的是天要项羽灭亡了。至于作者对他们寄予较多的同情，也是难免的。

有人问我：“如果让项羽在临死之前，初步认识到了自己刚愎自用的悲剧必定发生，悲剧的气氛是否会更浓烈